



册府元龟

卷之七百九十七
至九十九



13
849
260



門 4 3
號 849
卷 260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博物

古之學詩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
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
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間遠者隔越九
州曠絕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

為奇恠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曠萬殊識洞群
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閱各數周察毫芒
別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管仲字夷吾為齊桓公相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
之谿十里闕然立睜然視闕坐立貌援弓將射引而

未發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
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
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之神見且走

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

冠從左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
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又矣抵當

也不知仲父之聖是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

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

也

介葛盧介國之君也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矣其音六問之而信言人聽或通鳥獸之情

展禽柳下季也為魯士師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展禽曰越哉

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迂關不知政要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

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矣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

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

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嘗知而避

其災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闢柳下

李之言使書以為三策莢簡書也三策三卿三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公孫僑字子產為鄭大夫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曠林地澗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

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之等累

遷魯縣北在大夏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百九十一 三

姜方震大叔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夢帝謂已

曰命而子曰虞

帝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

叔虞封唐是為晉侯

繇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

宣汾洮

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

障障之

以處太原

太原晉陽也臺

駘之帝用嘉之封諸汾州

帝顓頊

沈似蓐黃實守其祀

駘之後今晉王汾而滅之矣

滅四國

繇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災於是乎禋之

有水旱之災則禋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曰禋祭也禋擯用幣

以祀

群神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

之

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日

月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儻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以訪問

問可否

夕以脩令

令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塞閉湫

底以露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閉塞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茲心不爽而

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

今無乃一之

同四時也

則生疾

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嬪御

其生不殪

殪長也

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姓之祖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一四時取同姓 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也

君內寔有四姬焉同姓姬 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繇是二

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乎據異姓去同 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後六年子

產復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謂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 皆走往祈禱有加而

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之羽山羽山在 東每祝

其縣 西南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寔為夏郊三代祀

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數并見祀晉為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乎言周棄晉為盟主 得佐天子祀群神韓宣子祀夏郊祀 鯀 晉侯

有間賜子產啗之二方鼎言鼎首 所貢

蔡墨晉太史昭公二十九年頃公時龍見于絳郊絳 晉

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

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寔不知非龍寔知言龍 無知

乃人不知之耳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御 養也 獻

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鸞叔安鸞古國名叔 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 玄孫之

後為寔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豢龍官名

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封諸驩川驩夷氏其後也驩水上夷皆董姓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后九世君也

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

也治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

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鬻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鬻累壽

遷魯縣豕鬻復國至商而成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鬻氏在襄公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

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爲醢明龍不知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

求致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范氏其

後也

仲尼魯人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石羊羊生羊也故謂之惟也

罔仲尼云得狗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則知之仲尼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惟夔魍魎木石謂土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魍

也或言燭是魍魎山精好學人惑而迷惑人也水之惟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嘗見故曰怪

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惟羶羊羶羊雌雄未成者也吳王夫差伐越

墮會稽墮毀也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王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謂至山山川

之君為群神之至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氏遠命後至故

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

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

侯也足以綱紀天下守名山大社稷為公侯但守社稷無山

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

罔民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

康縣屬吳興郡為登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權今謂

之大人罔之初及書孔子之時其各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

僥氏三尺短之至也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在三秦國也長者不過十

之數之極也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在

陳潘公時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弩矢長尺

有咫隼鷩鳥今之鵝也楛矢名弩鏃也石為之八寸日咫楛矢貫之陸而死公使使問

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百蠻九夷東方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

貢各以其國所有之物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

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大姬

武王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展重也王

謂若夏后氏之類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使無忘服從於王也

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故府舊府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

焉其狀似麋以聞帝往臨視之間左右群臣習事通

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朔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言曰昔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餘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朔錢財甚多

終軍為孝廉郎武帝時得豹文鼯鼠軍知之賜絹百張敞為京兆尹宣帝時美陽得禺獻之美陽扶風下縣也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禺故事敞好古文

字案禺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平后稷后稷封

祭祭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邠今邠州是也太王逮國於郊

梁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峻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文武興於鄠鎬鄠今長安城西澧水

是也鎬在昆明池傍也繇此言之則郊梁鄠鎬之間周舊居之

國宜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禺出于郊東中有刻書

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尸主事之臣也柎邑即邠地也賜爾旂鸞黼

黻瑀戈蛟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飾也黼黻冕服也瑀戈刻鏤也尸臣拜手稽首

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

傳記言之此禺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

銘其先功藏之官廟也昔宝禺之出於汾睢也河東

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令穀
嗛未報謙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復豐年也 鼎焉為出哉博聞耆老意

舊臧與言鼎豈舊臧今此城 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

臧處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鼎今此

鼎細小又有款識款識列記也 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

兆尹議是

後漢賈逵多智思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官殿官府
冠羽有五采色明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
對薦逵博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
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

之微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
固並較秘書庶對左右逵位至侍中

魏王粲為侍中漢末喪亂絕無王珮粲識舊珮始復
作之今之王珮受法於粲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時劉邠為平原太守邠謂輅曰
此郡官舍連有變恠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
者厥理何繇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
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
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
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染汚丘嶽疆魂

相感變化無嘗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恠形也昔夏禹
 文明不恠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感於暴風今明府道
 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
 光休寵也郊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恠輒聞鼓
 角嚴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
 能合會于犯明靈也郊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斯為不同也輅曰不同之名執且為輝日中為光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
 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機篋若叶切嘗徙居載書三
 十乘祕書監執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繇是博物洽聞世
 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
 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鮮
 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噐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
 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鮮
 主果云園中茅積紫賜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嘗以作
 鮮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雛華
 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舒前反焉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捷之無殼帝以問華華曰
 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殼

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矣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

氣非嘗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日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赫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

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乃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華之博物多類此不可詳載

束皙爲尚書郎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較驗果然

後趙續咸石勒時爲建德較尉王和參軍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均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

未詳或以爲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

前秦符朗爲青州刺史降于晉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繇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旣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旣進朗曰此鷄棲甯半露簡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宋何承天博通古今爲時所重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

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
合葬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
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承
天位至御史中丞

南齊王僧虔高祖初爲撫軍將軍文惠太子鎮襄陽
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笈
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丈皮節如新
盜以把火自炤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
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罌小口方腹而底
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
武子良後視罌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賈淵字希鏡宋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曰青州世
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
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簡訪果然繇是見
遇淵明帝時終北中郎將軍

梁劉顯爲中書侍郎與裴子野顧協連職禁中顯博
聞強識過於裴顧時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
顯視文讀之無有滯礙考較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
嘉焉

後魏高祐爲侍郎文成末宛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楷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文帝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祖瑩爲散騎侍郎孝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

時人稱爲博物

北齊徐之才博識多智時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官累至尚書左僕射

後周斛斯徵爲太常少卿時梁春平蠶得樂器人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鐸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崔頤煬帝時爲起居舍人大業初從駕幸汾陽宮

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
 四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願答
 曰謹案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卽文帝以來所作也臣
 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
 形象長數寸或出或隱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
 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
 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勤學

書曰業廣惟勤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矧乃服膺
 素業講求善道時習而悅日知所亡稽古之能進以
 之于祿多聞之益居以之待問自非研精覃思探賸
 索隱勵拳拳之志罄孜孜之力又曷以觀聖人之奧

垂沒世之名者哉故尼丘立訓誥殆忘寢食繇茲以
 來學者間出乃有閉關刻意闕市周覽刺膚以忘其
 痛攻苦而安於貧求師以涉遠遭難而不懈在戎旅
 而無廢雖老耄而彌篤莫不練達古今該悉元本磅
 礪經義蔚為儒宗以之蒞事而無煩以之誨人而不
 倦上之則宣化而成俗內之則懷寶而獨善是故大
 禹之聖惜乎寸陰關子之戒慮其將落者此之謂乎
 孔子晚而學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日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為魯司寇
 顏回孔子弟子為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人任情顏回曰道怒喜怒遷移
 也不遷怒者怒當其理不核易也
 不貳過者有不一
 善未嘗復行
 孔文子為衛大夫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孔文子
 甯越中牟之鄙人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
 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
 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

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蘇秦東周人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

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後用此

結從約佩六國相印

漢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之養

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此貧

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

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其經

如此後為臨淮太守

賈嘉賈誼之孫最好學官至郡守

董仲舒少治春秋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為膠西

相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以脩學著書為事後為江

都相

黃霸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知長信少府夏

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

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年迺出霸欲

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之繫再冬講論不怠後赦得出後

至丞相

王尊字子贇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

吏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

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署為

守屬令監 獄主囚也 父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郡有文學官而尊事

之以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後官至東郡太守

路温舒字長君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舒取澤中

瀟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小簡曰牒 編聯次之 稍習善求為獄小

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

見而異之署决曹吏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

邑丞後至臨淮太守

劉向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昧達

旦後至中壘較尉

龔舍字君倩與龔勝相友少皆好學明經楚王入朝

聞舍高名聘舍為嘗侍固辭願卒學後至長安 終其經業

後徵為諫議大夫

後漢魏應少好學光武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

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為騎都尉

魯恭年十五與母弟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

人間事兄弟俱為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

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後至司徒

魯丕性沉深好學孜孜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候問

之禮士友嘗以此短之而不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

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

郡將無不師友待之後為侍中左中郎將

承官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

經授諸生數百人官過盛廬下棄其業因就聽經遂

請留門下官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豕而留聽經牧

禁止因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後至侍中

祭酒

桓榮少好學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貧屢無資嘗客傭以自給精

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恒元

鄉同飢克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

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嘗元卿歎曰我農

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後為五更封關內侯

崔瑗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千獄發千

也獄掾善為禮瑗問考評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

學雖顛沛必於是後為濟北相

竇章遭羌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達蓬戶蔬食

講讀不輟後為大鴻臚

高鳳少為書生家以農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

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會天暴雨而鳳持竿

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

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自言農家子不應為吏
侯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嘗備作為資暮還輒
蕪薪以讀書公車徵不至

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伏日輒詣博
士受業通詩禮善論難後至河內太守

王充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家貧無書嘗游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
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葬居教授

朱穆耽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不冠顛
墜阬岸其父暉嘗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

精篤後至尚書

樂恢長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隨之
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拷諸家弟子皆
以通關被繫恢獨皎然不污於法遂篤志為名儒後
至尚書僕射

曹褒少篤志有大度結髮侍父充業博雅疎通尤好
禮事嘗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
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
念至忘所之適後至侍中

郭顛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嘗數百人晝研精

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意朝夕無倦公車再徵不行
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嘗傭以自給後至桂陽
太守

甄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卒於梁相

李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嘗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又司

馬彪續漢書載固少有俊才志雅學
為三公子嘗躬步驅驢負書隨師後至太尉

杜喬累世吏二千石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
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嘗步擔求師後至太尉

陳寔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有志
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大學

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後至太丘長

崔琦嘗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輟而詠之後至臨
濟長

荀爽幼好學耽思經籍慶吊不行徵命不應後至司
空

魏隗禧字子牙世單貧少好學漢初平中三輔亂禧
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樵採餘日則誦
習之後至郎中

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漢興平中關中擾亂與
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遇採招負販而嘗挾持經書投

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後為侍中大司農
吉茂世為著姓好書不耻惡衣惡食而耻一物之不
知漢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
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守

袁遺字伯業曹公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
業耳後為揚州刺史

趙昱少時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群業
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跡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
母須臾即還後為漢陵太守

賈逵為諸生畧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

為汝守嘗課績之月嘗一遍後至豫州刺史

司馬孚温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
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闕不倦後至太尉

鍾會有才能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繼晝繇是
獲叢譽後至鍾西將軍

嘗林少單貧性好學為諸生帶經耕鋤後至光祿大
夫

王象少孤為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後
領秘書監

蜀向郎少時涉獵文學更乃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

踰八十猶手自較書後至左將軍位特進

譙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

產業誦讀典籍忻然獨笑以忘寢食後至光祿大夫

入晉至散騎嘗侍

郗正本名纂少而父死母嫁單熒隻立而安貧好學

博覽墳典弱冠能屬文後至秘書令入晉為巴西太

守

吳步騭字子山世亂避難江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

體夜誦經傳後至丞相

曾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飭雖在軍中于不釋卷後至

偏將軍

闕澤字德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為人傭

書以供紙筆寫書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諭講究覽群

籍兼通歷數繇是顯名後為太子太傅

張紘居貧躬耕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于

弱冠無不窮覽後為孫權長史

晉劉寔自幼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弟

智貞素有兄風少貧寔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

儒行稱

晉中興書載寔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于皓首手不釋卷

後至太尉

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辨為鄰里所重後至散騎

勤學
嘗侍

東哲字廣微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東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後爲尚書郎

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乎天徵議郎又召補著作郎並不應石崇爲陽城太守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

魯芝字世英父爲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眺思墳典後至光祿大夫

虞溥字允源父秘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典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後至鄱陽

內史

董景道字文博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

讀略不與人交通

景道按史無官

徐苗少家貧晝執鋤未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徵辟並不就

褚陶嘗爲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

孫盛歷秘書監給事中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

荀崧歷右光祿大夫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

范任字玄平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及長好學庾氏家貧無以資給任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讀誦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玄理後至北安將軍

范甯爲豫章太守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

葛洪字稚川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徵散騎嘗侍不就范宣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詔徵不就

徐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名聞後至驍騎將軍于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徐廣爲秘書監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謝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耕耨之暇研精墳典後至著作郎

紀瞻性淨默少交遊讀書或手自抄寫後至驃騎將軍

王延少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
大義後為劉聰金紫光祿大夫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
業嘗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
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

妻耶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歡史不載官

魏詠之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後至荊州
刺史

車胤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嘗得油夏日則練
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夜以繼日後至吏部尚書

劉敏元字道光勵已脩學不以險難攻以好星歷陰
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誦書當
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
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學必歎歎時
有暇即折蒲學書遂亡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粥已
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為育償
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後至破虜將
軍

劉宣字士則元海之從祖朴鈍少言好學脩潔師事

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
劉曷仕李暲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曷曰
卿嗜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曷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曷何人斯敢
不如此雖在兵難之中講誦不廢每儒士在門嘗倒
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
也

張悌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羊悌幼而好學
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
供母一以顧人晝則折木業學晝夜則誦所書

前秦符朗初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
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
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

宋劉懷肅家世貧窶而躬耕篤學後至淮南歷陽二
郡太守

鄭鮮之祖襲爲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
交游之務後至尚書左僕射

王徽字景玄瑯琊臨沂人少好學無不通覽嘗任門
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後追贈秘書監
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執書不輟父母家人

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爲求活乎詔之荅曰
我嘗以典籍自耕耳後至祠部尚書

殷淳高簡寡欲早有清高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後至
光祿大夫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嘗歎
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後至郢州刺史

傅隆爲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
精三禮謹於奉公嘗手自寫書

南齊王遠之爲大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遠之性率素
衣表不潮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

王儉幼有神彩專心篤志手不釋書後爲尚書令

沈麟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手口不息及長隱居
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士年過八十耳目猶
聰明手自抄寫燈下細書後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人以爲養身靜默之所致也

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研鍊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
屋後爲南中郎行參軍

陸澄字彥淵少好學博覽無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
卷後至散騎嘗侍

顧歡幼聰慧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雀食

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老躬耕誦讀夜則燃糠炤書同郡顧顓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從徵太學博士不就

徐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材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詣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豫章王辟議曹從

事不就

虞龢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罽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梁主泰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餘卷

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顓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動覲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後至散騎嘗侍張纘爲秘書郎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

勤學
侍次入補其居職例百數十日便遷任績固求不徙
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君乃可
言優仕矣

陶弘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
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
事多取決焉

沈約篤志好學晝夜不輟卷母恐其勞生疾嘗遣戒
油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能屬文後
至侍中丹陽尹特進

范雲嘗就親人袁紹學晝夜不怠紹撫其背曰卿精
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後至右僕射

江革字休映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候革時大雪見革
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勸嗟嘆久之乃脫所着儒并手
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後至光祿大夫領步兵較
尉

韋愛情性介不妄交游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游
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二十嘗游京師值
天子出游南苑邑里誼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
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後至寧蜀太守

王瞻字思範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

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領騎將軍

蕭琛嘗言少壯有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後至侍中特進

張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後至御史中丞

陸灑字公佐少勤學善屬文於家庭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後至國子博士中

庶子

褚琛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

殷芸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幼而廬江何憲宗見之深相嘆賞後至通直散騎嘗侍秘書監

孔子衮少孤貧好學耕耘採嘗懷書自隨閑則讀誦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後至步兵校尉

沈峻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勇大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

其篤志如此後至中書通事舍人

司馬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獻疆力專精深為獻所器異後至始興內史

范縝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獻聚講說縝往之卓越不

群而勤學獻甚奇之親為之冠後至中書郎國子博士

何脩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疆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齊大尉王儉雅相推重後至尚書左丞

王錫幼而警悟於兄弟受業衆皆休散嘗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母儀興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嘗為朝士悅之精力不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為餘居室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後至吏部郎中

劉霽家貧與弟杳歟相勵篤學既長博涉多通累官

建康令不拜

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誦略無所遺後至兼中書通事舍人

臧嚴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後至鎮南諮議參軍

鍾嶸與兄岷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後至晉安王記室袁峻字孝高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皆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後至貞外散騎侍中

劉峻八歲為魏人所掠徙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

下自課讀書嘗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焚其髮
既覺復讀終於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
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譜聞京師有者必往祈
借後至荊州戶曹叅軍

庾仲容幼孤爲叔父沐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
學晝夜手不輟卷後至黟縣令

張率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父澄書萬卷餘率逐得
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司馬聚善三禮少傳家業彊力專精手不釋卷後至
晉安王長史

陳元敬字子恭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不倦後
至金紫光祿大夫特進

鄭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嘗
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
誦讀其篤志如此後至中散大夫

陸瓊初以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吳縣之北鄉勤苦
讀書晝夜不怠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大清末遁於天目山築
空以居雖處亂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後至祠部入
隋官至秦王府主簿

江惇篤學有辭采家有賜書數千卷惇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後至尚書令

章華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領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學後除大面令

歐陽頴長沙臨湘人也父喪累積悉讓諸兄州郡辟頴不應乃廬于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

袁樞字踐言美容儀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至尚書右僕射

姚察樂於墳籍無所不觀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輒輟好研覈古今譏正文字精采流瞻後至吏部尚書

後魏崔祖虬少而好學下帷讀書不驅競當世舉秀才不就

張袞年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得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後至給事黃門侍郎崔玄伯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亂猶屬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後至吏部尚書

古弼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

崔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誦讀不

廢後至御史中丞

宋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

兵難易操

游明根雅之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

使牧羊明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畫地學之長安鎮

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教

書年十六辭雅歸鄉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

薦之大武擢為中書學生寡欲綜習經典文成踐祚

為都曹主書帝以敬慎每嗟美之

管景純好經史愛翫文筆若遇新異之書殺勸求訪

或復貨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後至儀同三

司

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事其母自授毛詩曲

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

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

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蕪夜誦經史自足精勤遂大

通瞻後至步兵較尉領尚書郎

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

勤學
業爲尚書散騎嘗侍加光祿大夫年九十餘恂恂善
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嘗執書吟咏尋覽

李瑾爲車騎將軍大司農卿殷州大中正瑾淳好學
老而不倦

宋繇少有志尚追師就學閑坐誦書晝夜不倦博通
經史諸子群言靡不覽綜後仕沮渠牧犍官至左丞
世祖拜河西王右相

劉芳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
讀史終夕不寢後至太嘗卿

趙逸爲中書侍郎性好墳素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

不釋卷

游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官至尚書
右僕射

李彪字道固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高
悅兄間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
不暇寢食後至御史中尉

崔光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後至司徒
侍中

崔休好學涉歷書史公事軍族之隙手不釋卷後至
殿中尚書

李琰之歷侍中中書侍郎每休閒之際嘗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得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異日穀名勞七尺軀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

崔挺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手不釋卷後至北海王詳司馬

張普惠父曄爲齊州中水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士專心墳典克厲不息乃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後至尚書右丞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夜繼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繇是聲譽甚盛後至車騎大將軍

溫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藹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後至中書郎

宋世景與弟道輿下帷誦讀博覽群言尤精經義族凡弁甚重之後至伏波將軍行榮陽太守

北齊李鉉字耳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又學書悉就

勤學
篇月餘便通家素貧苦嘗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
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張武劉子猛受禮記嘗山
房蚪受周官儀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
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
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嘗稱高等二十
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
每至睡時假寐而已年三十六丁父喪服闋以鄉里
寡文籍來遊京師讀所未見書後至國子博士
辛術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
戎兵手不釋卷

張耀爲秘書監奉職恪勤未嘗有過好讀書春秋月
一遍時人慕之賈良道趙彥深嘗謂耀曰君研尋左
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耶耀曰何爲然乎左氏之
書備叙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厲已
濫習非欲詆訶古人之卷失也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好學員笈從師
服膺無倦與儒者李寶昂同鄉里甚相親愛授其三
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
典便杖策入都知大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
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終于家

劉歆彭城人也魏末世宗以爲門府行參軍遠離鄉
家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
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歆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
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
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後至散騎嘗侍奏門
下事

馮偉節少從李寶鼎遊學李重其聰敏嘗試問之多
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閑閑不出將三十年不
問產業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舉秀才不就
魏收年十五隨父赴選好習騎射因榮陽鄭白調之

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
樹陰諷誦積年床板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
顯後至尚書右僕射

後周樂遜字尊賢河東猗氏人弱冠爲群主簿魏正
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授孝經喪服論
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
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

樊深字文淵河東猗氏人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
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後爲國子博士性好學老而
不怠朝暮還往嘗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

終亦不改

裴漢嘗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於疾疢彌年亦未嘗釋卷後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薛端字仁直河東汾陰人本名沙陁有志操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後至基州刺史

宇文測字澄鏡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後至少保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日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後至車騎大將軍

沈重字德厚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群書仕後梁蕭歸至太嘗鄉

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後至都官尚書

薛愷初自孝昌中杖策還雒陽先是愷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兗歸魏其子懷雋見愷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遂還河東至懷雋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畧將二百卷唯郡守元策時相要屈與之抗禮仕西魏至安東將軍

隋諸葛穎爲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

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蒼雅莊老頗得其要
楊尚希髫齡而孤年十歲辭母請業長安涿郡盧辨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者皆共推伏後
至蒲州刺史

劉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嘗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
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新豐每以諷誦爲事精力忘
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後至太子右庶子

楊昇字文殊幼丁父憂及免喪之後絕慶吊門而讀
書數年之間博覽書記後至吳州總管

李文博性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詩所留

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詠
後至司隸從事

馬光少好學從事數十年晝夜不怠後徵爲太學博
士

王邵字志學豎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心既
專性頗怳忽每至割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
從所噉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以情白依前
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後至秘
書少監

庾自直潁川人少好學沉靜寡欲至著作佐郎知起

居舍人

房彥謙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辭辯風槩高人後至司隸刺史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津橋宗人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後爲瀛州戶曹從事備直三省而不得官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思道聰爽俊辨通脫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崧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俊思道復爲文以示劉崧崧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後至散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劉臻爲皇太子學士無吏幹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

郎懋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書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嘗節其燭燈後至尚書左丞

唐竇威字文蔚扶風平陵人威家世勲貴諸昆弟並尚武藝而威耽翫文史介然自守諸兄哂之謂爲書癡隋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秩滿當遷而固守不調在秘書十餘歲其學業益廣李密多籌筭養客禮賢無所愛恠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愛史記漢書勵精忘勌愷門徒皆出其下虞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居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勌或累司不盥櫛後至秘書監

徐曠字文遠家貧無以自給其兄林鬻書爲事文遠每閱書於肆不避祁寒暑雨遂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姚思廉吳興武康人性恬靜寡欲終日閉門披閱經史未嘗言及家事非公事不出門無所造請學有家風博通前載後至散騎嘗侍張行成少師享河間劉炫勤不勌後至右僕射太子少傅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貞觀中累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書達

夜畧無厭倦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
子候問請日終日如是無乃窮乎德言曰敬先聖之
言豈憚如此

路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後至太子司儀
郎

李襲譽好學手不釋卷博涉經史後至同州刺史
裴行險初以門廕補弘文生累年在館惟閉戶讀書
館司將加薦舉固辭不就左僕射房玄齡問其故曰
遭隋季亂私門書籍蕩盡異在館披閱有所成耳後
至吏部侍郎

裴炎河東人也少補弘文生每休暇諸生多出遊炎
獨觀書不輟後至內史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
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繇是博涉
經史後至文昌左相

馬懷素少師事李善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
遂博覽經史解屬文開元中為秘書監兼昭文館學
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

王友貞素好學讀九經皆百遍誨訓子弟如嚴君焉
後至太子中書許令在家脩道

韋涉中書令安石之子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于茲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墳索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後至禮部尚書東郡留守

楊綰生而聰慧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官至中書侍郎平章軍國事

于休烈爲工部尚書篤好墳籍手不釋卷以至於終崔元幹善屬文年近七年好學不倦官歷駕部員外郎知制誥

楊成字亢宗北平人也代爲官族子學貧不能得書

乃求入集賢院爲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房經六年遂無所不通

李巽字令叔趙郡人少勤學孜孜自課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應拔萃科授鄠縣尉

蔣仁自少好學雖甚寒暑未嘗釋卷後至秘書監

王起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自幼及耄手不釋卷

張建章尤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

閱清淨爲事經涉之地無不理焉建章曾齋元戒命

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回及西岸經太宗征遼碑

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苞麥屑置于水中模而讀之

不失一字其篤學也如此後至幽州行軍司馬

李蹊在省臺日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仕昭宗時位至宰相

梁孫騰雅好聚書有六經史漢泊百家之言凡數千卷皆簡翰精至披勘詳審得暇卽朝夕耽翫曾無少怠官至左散騎嘗侍

後漢劉岳初少孤以先人官卑群從之間最不調兩都喪亂流寓青齊丐食業文厲心苦節至太嘗鄉晉裴暉容止端秀性急剛直無隱少而好學苦心文翰雖亂離斯瘼手不釋卷後至右僕射致仕

周馮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耻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唯以披誦咏吟爲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後至中書令

張昭自歷清顯手不釋卷每得生書以舊有足病必卧而禮之舉朝服其好學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八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彊記 聰悟

彊記

傳不云乎博文彊識謂之君子蓋有目所暫閱耳所暫聞而成誦于口終身不忘者信乎其彊記也自漢而下能者間出咸性理聰悟機神警邁或博通前籍

默識無謬或詳練故事遽數弗遺以至閎僻里而悉
舉其名氏經國邑而盡志其風土背碑靡失覆棊不
誤自非宅粹精於心術彰敏慧于天性疇能及是哉
漢東方朔年十六學詩書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陣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誦四
十四萬言仕為侍郎

張安世從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

唯安世識識記也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

遺失帝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任安字少卿為武功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嘗為

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嘗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
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畧明日復會會者數百
人安曰棊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恠其見之疾也
位至大司馬

後漢陸續幼孤仕郡為戶曹吏時歲荒民飢困太守
尹興使續於都亭賑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
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
姓字無有差謬

延篤少從穎川堂溪典受左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
焉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堂溪典以廢踐
記與之篤以賤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

辭欲歸典曰卿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其間之嘆曰嗟乎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為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顯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後為京兆尹

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

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

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名姓坐狀輕

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又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

在路晝類暮宿所見吏賓客亭長史卒奴僕訓皆密

疏姓名欲試奉還都歸示奉奉云前日穎川綸自鄉

亭亭長胡奴名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

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

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匿識而呼之

虞延為郡督郵光武東巡路繇小黃高帝母昭靈后

陵園在焉詔呼延引見問園林之事延占對可觀其

陵樹株葉皆識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

王充家貧無書嘗遊雒陽肆閱所賣書輒能誦憶後

同郡謝夷上書薦充才學肅宗詔公車徵病不行

臧旻自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還京師太尉袁逢問

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荅言西域本

三十六國復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

遠近人數多少風俗溲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

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嘆息

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尹默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
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述不復按本
後拜太中大夫

彌衡 公孫瓚 王粲 司馬防 隗禧
夏侯榮 已上事節附在此卷末

蜀張松爲劉璋益州從事識逵精果有才幹劉璋遣
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
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飲宴之間一看便
闇誦脩以此益異之

何祗裋成都令使人投策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
升合其精如此後爲都督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
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亮往錄獄衆人咸爲
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牘諸解狀諸葛亮晨
往祗悉闇誦答對解釋無所疑滯亮甚異之

胡潛字公興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
儀喪記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採許慈並爲
博士

吳朱桓性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鄙曲萬口妻
子盡識之後領青州牧

闕澤字德潤好學居貧無資嘗爲人傭書以供總筆
所寫既畢誦讀亦遍察孝廉除錢塘長

謝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史不書官位

晉劉輿爲東海王越所召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噐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旣見越應機辯畫越傾朕酬接卽以爲左長史

刁協字玄亮少好學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王文學太興初爲尚書令

王珣爲桓温主簿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萬人悉識其面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珣曰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繇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張華爲司空疆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謝安爲太保初以晉自過江遂亡輿輦之制度率意造焉及破符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爽大小

如一時人服其精記

吳熹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爲起居注所寫既畢闡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熹經一見卽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愛之因此涉獵漢史頗見古今演之門生諸童民入爲主書薦熹爲主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南齊蕭惠開拜益州刺史嚴用威刑蜀人號曰卧虎明識過人嘗有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梁陸倕所讀書一過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漏脫後爲中庶子加給事

中揚州大中正復守太嘗鄉中正如故

任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所遺高祖聞其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劉子諒少好學有文才尤博識晉代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歷官著作郎

張緬明後漢及晉代諸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起家秘書郎

劉覽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

謝蘭阮孝緒之甥孝緒以其有至性謂之曾子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日吾家陽元也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軍參軍何憲廬江瀟人博涉該通群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脫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不竟所遺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

臧嚴為浙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寶嚴於學多所暗記尤讀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日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

通無遺失其博洽如此

劉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零落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刪逸篇昉簡周書果如其說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嘆曰劉郎可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祭謁蔡伯偕必無比對

陸機為平原內

史先是與弟雲同造壯武郡公張奉華表重其名如舊相識王祭徒長安蔡邕見而異之伯偕邕字也

累遷中書侍郎

陳陳疑少孤貧性質直彊勇力封永循縣開國侯尋授通直散騎嘗侍中領軍

陸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明彊記一覽無復失累
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書舍人

後魏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
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隨卽覆呼法撫猶有
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嘆曰貧道生平以來
唯服卽耳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

楊大眼爲將軍雖不學嘗於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
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終平東將軍

胡安披讀群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朝廷以其機識
拜武威將軍

楊機爲雒陽令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
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

闕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
謂之宿讀沮渠蒙遜甚重之拜祕書考課郎中

高謙之專意經史天文筭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日
誦數千言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

嘗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廷尉
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

邢邵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言
族兄巒有文隆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嘗人也

少在雒陽會天下無事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之後因飲譴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梁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不可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後爲衛將軍國子祭酒

李神風骨頽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氏族多所諳記仕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士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曲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

北齊王琳雖無學業而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自梁歸齊除驃騎大將軍進封巴陵郡王楊愔幼聰敏從父兄黃門侍郎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覽便誦無所遺失情典選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

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悖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過見我不下以方翅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體漫漢果自不虛後爲尚書令拜驃騎大將軍

裴諷之字士正少好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嘗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荅無遺景嘆曰應奉五行俱下彌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祖珽爲神武開府倉曹叅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

刁柔字子溫少好學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性疆記至於氏族內外多所諳悉天寶除國子博士

馮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孝昭領軍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闕對無有遺失

唐邕初爲文宣大將軍府叅軍後文宣薨年出塞邕必部從專掌兵機每識悟開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繇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鮮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邕曰太后云唐邕

分明疆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後周韓果爲都督從太祖征討果性彊記兼有權略所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

長孫紹遠魏太師稚之子雅好墳籍聰慧過人時稚作牧壽春紹遠年甫十三稚管記王碩聞紹遠疆記心以爲不然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目所一見誦之於口此旣歷世罕有竊願驗之於是命紹遠試焉讀月令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自是碩乃嘆服累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孝閔踐祚封上

黨公

柳慶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群經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書父習謂慶曰汝雖聰敏吾未經特試令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慶立讀三遍便卽誦之無所遺漏保定中爲司會

裴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後魏孝初解褐負外散騎侍郎

肅師雅爲宇文護賓曹叅軍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雅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格高下亦如是卒爲揚州功曹

蔣又爲右拾遺史館脩撰德宗嘗幸凌烟閣見左壁
額剝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辯三五字命錄之以問
宰臣卒然無以對遽召又訪之對曰此聖曆年侍臣
圖贊也暗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嘆曰虞世南
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劉廼聰穎志學暗記六經日數千言爲給事中終朱
泚之亂

陳諫彊記洽聞人罕及之王叔文之黨量移通州刺
史李

馬嘉運爲太學博士性聰瞻異於衆人耳目所涉終

身不忘尤善論難

梁敬翔爲樞密使開平三年宴宰臣扈從官新受西
路行營行軍司馬崔公實時劉知俊西討鄜延又傳
檄銀夏甚爲邠岐寇黨侵擾帝深憂其未濟中宴顧
問侍臣翔承旨而對剖析山川險要郡邑虛實兵糧
多少悉以條奏如素講搆左右莫不驚其聰悟人罕
能及帝嗟賞

晉鄭琮大原人始事唐武皇爲左院軍小較屢有軍
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侯戎伍之事一觀不忘
凡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唐同光末從明宗

丹元... 聰悟
伐魏州時軍情有變明宗退守魏縣未知趨向安重
誨將徵兵於四方琮在帳中歷數諸道屯軍及主將
姓名附口傳檄相次而至

聰悟

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誠哉聰悟
之性天縱之能故世之所希矣若乃思理周物警慧
過人耳目口手不相參涉畫誦數聽無所差忒賦古
詩而達其意聞庾音搜隱辭也見國語辭而究其理懸解默識
洞察其精微屈指心討盡發其疑謬故為稠人之所
推服惇史之所流傳至如過術穎悟靡虞漏師致不

察而失身者亦士子之攸戒也

叔向晉大夫也初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魯叔

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

益穆子曰豹豹穆子名也之業在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

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

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

法

范燮為晉大夫有秦客度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

燮知三焉辭其三事

顏回字子淵孔子弟子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

愈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又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

不說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所發起增益於已

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

其下一子曰繪事後素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

文喻美女雖有倩盼孔子言繪事後素子美質亦須禮成也曰禮後乎夏聞而解知以素喻

禮後乎孔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耶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

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

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

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

淳于髡曰弓膠昔幹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䟽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

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

能載其嘗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

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與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

穀是人必封不久矣

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
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
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淳于
髡之徒禮踞騶忌
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
辭詘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
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者為其立至也
必且歷日曠久則絲毫能挈石駕馬亦
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

下邳號曰成侯

後漢應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自為童兒及長凡所

經履莫不暗記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位司

隸較尉

楊脩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公主簿用事曹氏及曹

公目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

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曹公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

已外曹莫能曉之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

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曹公於此迴

師脩之既決多幾如此類又嘗出行籌曹公有問外

事乃逆為答記勅守合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

果然如是者二曹公惟其速使廉之知狀

蜀費禰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禰識悟

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

於人終亦不忘

吳呂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嘗口占為牋疏位南

郡太守封孱陵侯

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

晉范喬字伯孫友人劉彥秋風有嚴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

阮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永嘉中爲太子舍人

宋謝晦爲太尉叅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叅軍有

疾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遺謬高祖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

殷景仁爲中書侍郎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玄理

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同將領引選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兼酬應不相叅涉

沈璞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目過耳人莫能欺仕至淮南太守

南齊王融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舉秀才仕至太子舍人

梁王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喬一見奇之遷侍中終于位

周捨字昇逸父顓齊中書侍郎有名于時捨幼聰穎顓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苛文誦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

陶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見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

除奉朝請辭祿而去

蔡徵爲中書令陳平隨例入關隋文帝聞其敏瞻召見顧問言輒會旨

後魏李預字元顓少爲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

胡叟少聰慧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仕至武威將軍

程駿字麟駒少孤貧師事劉昺性機敏好學晝夜無

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始拜著作郎

陳奇河北人少孤家貧齧齒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爲儒不用于世

邢臧如安東將軍爲特進博學有藻思魯比賣迴文集臧獨先通之

北齊魏收爲太子少傅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爲奴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掖

美錦二疋

邢劭字子才聰明強記廣尋經史五行俱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

庾信幼而俊邁聰敏博覽群經

隋薛胥字昭玄河東汾陰人也胥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嘗嘆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襲爵文成郡公爲兗州刺史有善政李德饒少敏聰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較書郎仍直內史省叅事文翰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

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默識強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初爲戶曹從事

張虔雄少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總管選爲法曹叅軍王嘗親按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嘆焉

唐裴矩襁褓而孤博聞強記雅有智略善應對尤達政

呂才博州清平人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初太子左庶子杜正倫太嘗少卿祖孝孫表薦之詔令

直弘文館太宗嘗覽周武帝所撰三局象經不曉

旨太子洗馬蔡允恭年少時嘗爲此戲太宗召問亦廢而不通或稱才有敏思召使問焉才尋繹一宿便作圖解允恭覽之依然記其舊法與才正同才繇是知名

歐陽詢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雅終司禮卿判納言事

楊綰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

袁滋陳郡汝南人弱歲疆學以外兄通州刺史元結

有重名往依焉每讀書懸解旨奧結甚重之遷河南
觀察使卒

邈士美字和夫父純士美少好學博涉善記覽父友
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旣而
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邈之門矣卒忠武軍節
度使

後唐蕭頊字子澄京兆萬年人故相倣之孫京兆廩
之子頊幼聰悟善屬文昭宗朝擢進士第太嘗卿太
下少保致仕卒

册府元龜

